

向云山发起总攻。在炮火掩护下，主攻的116师发挥夜战和近战的优势，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发起猛攻。美国大兵从未见过如此神速的冲锋，更不适应黑夜中近距离的白刃战，渐渐乱了阵脚。

几小时内，39军如风卷残云，将云山外围阵地的美军、南朝鲜军打得七零八落。不久，美国人丢了城外所有阵地，躲进云山城。随后，云山城被攻下，美军开始向南部逃窜。

位于云山以南10公里的九龙江上的诸仁桥，是美军南逃必经的咽喉要地。11月1日夜，志愿军115师345团4连接到命令，穿插到敌军后方，在天亮之前攻占并坚守诸仁桥，截断敌军南逃的退路。

时任该连连长、现年95岁的周仕明，曾为《新民周刊》记者当面讲述这段激烈战斗的经历：

2日凌晨1时30分左右，4连抵达诸仁桥南300米的山坡上。周仕明向桥北远处望去，已经可以看见汽车的灯光，他明白这是敌军正向诸仁桥奔来。敌情紧迫，周仕明命令1、3排从左右两翼向桥头守敌发起突然袭击，激战20分钟，消灭了1个排的美军，占领了诸仁桥。

占桥之后，北面的美军也即将到达。1排排长、解放怀德的特等功臣管国仁此时向周仕明建议：“敌人正处慌乱之中，尚未发现我们，我们沿公路打他个措手不及！”周仕明当即赞同，他留下3排坚守桥头，并准备好危急时刻炸掉诸仁桥，命1、2排向敌人发起冲击。

美军在诸仁桥头遭到的伏击使其大惑不解，麦克阿瑟的继任者李奇微在回忆录中理解为4连伪装成南朝鲜军队骗过了守军。其实，4连的迂回穿插阻击是我军的常用战术，美军对此完全不能适应。

2020年5月，云山之战亲历者、志愿军老兵周仕明（中）给官兵讲述当年战斗故事。
摄影 / 刘英杰



4连的战士们杀入敌群，用冲锋枪、手榴弹与敌人展开近距离搏杀。混战中，周仕明的头部被弹片击中，他顾不上包扎，继续指挥战斗。管国仁率1排攻到敌人的一个环形工事旁。工事内，一群美军“叽里呱啦”地对电台喊叫，机枪不停地向外扫射。管国仁令战士们使劲往工事里扔手榴弹，随后冲入。后来发现这是骑8团3营营长奥蒙德少校的指挥所。战斗中，奥蒙德及所部20余人被我军消灭，但管国仁也不幸中弹牺牲。

复仇的怒火在周仕明和战士心中燃烧，他们向美军猛打猛冲。火光中，美军用机枪向周仕明瞄准，危急时刻，通讯员刘万生一个箭步上前挡住了敌人的机枪，身中数弹倒在周仕明怀里。

回忆到这里，周仕明长叹：“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啊！……”老人突然哽咽，捂着双眼，久久不能说出一句话来。

4连部队将美军从公路逼到了开阔地里，此时美军还有200多人、数辆坦克，准备在天亮后突围。天亮后，美军出动6架飞机轰炸扫射4连阵地，地面部队连续3次试图突围。部分敌人冲上了我军阵地，志愿军战士与美军展开了肉搏战。2排5班班长吕文志连续用刺刀捅死了3个冲上前的美国兵，终因腹部中弹失血过多牺牲。

美军见死伤惨重，突围无望，于是退守到开阔地，用6辆坦克和10多挺重机枪组成环形防御，准备固守待援。但美军的援兵骑5团遭到我343团的重创退走，骑5团团团长也在战斗中被击毙。

3日上午，志愿军对美军进行连续密集炮击，将敌人歼灭到只剩30余人，后者不得不投降。

至此，周仕明连队以及全团的阻击任务顺利完成，345团全歼美军骑1师8团指挥机关、直属部队及3营全部，击毙敌军742人，俘虏100余人。

云山一战，志愿军39军以极端劣势装备重创拥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军骑兵第1师，毙、伤、俘敌2000余人，其中美军1800余人，击落飞机1架，缴获飞机4架，击毁、缴获坦克28辆，汽车170余辆，各种火炮119门，还有大量轻重武器及弹药。“美军不可战胜”的神话就此被打破。

这场“中美第一战”对当时参战双方的影响都是巨大的。云山战斗结束后，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骄傲地宣布：“美军‘常胜师’骑1师这回吃了败仗，败在我们39军的手下！”周仕明说，这一下，某些战士“打不过美军”的疑虑烟消云散了。

志愿军智勇兼备的云山之战，被日本陆军自卫队干部学校作为经典战例专门收入《作战理论入门》一书。

云山战斗后，周仕明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全部作战，后历次